

## 第十七章 權臣剛剛上路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沒有士子會注意到楊萬裏的癡狂舉動，就連河對岸經過的京都市民都沒有投來好奇的目光。因為在京都裏，這種場景實在是太常見了，尤其是每年春闈放榜之時，考院朱牆左近處，總會平空多出許多瘋子來。

此時橋那頭看榜的士子們臉色都有些異樣，有的亢奮，有的頹然，中了的仰天長呼，未中的以頭搶地，各色模樣，真是說不出的滑稽可笑。更有慘者嚎淘不止，抱著朱牆旁的那株大槐樹用臉蹭著，任由夥伴們如何拉也不肯放手，直到將自己的臉頰蹭出了鮮血，看著淒慘無比。

慶國以科舉取士，非高族子弟不得授恩科，所以對於一般庶民學子來說，春闈放榜，是他們能夠改變自己人生的唯一途徑，這種壓力與動力，足以將溫文而雅的書生，變作癡狂不已的瘋子。與那些在河畔碎碎念頭叩首拜天，感謝上天讓自己取中的士子們比較起來。楊萬裏隻不過喊了兩嗓子，確實顯得有些平淡。

當然，這也更加突顯了侯季常三人的沉穩。

等楊萬裏回覆了平靜，興高采烈地走回朱牆下時，三位友人已經將整張皇榜仔仔細細看了個清楚，出乎意料的是史闡立居然沒有上榜，而讓大家在失望之餘有些高興的是，成佳林的名字赫然出現在了最後一排中。

成佳林滿臉掩止不住的興奮，但看著身邊史闡立略有失望的臉色，也不好表現的如何過分，安慰道：“今次不中，明年再來。”

這是很老套的一句安慰話。但在這種情境下，似乎也隻有這樣老套一番。史闡立苦笑了一聲，看著身邊那些失魂落魄的落第考生，勉強打起精神，笑道：“今次我們四人中了三個，已經算是大喜了。比起往年的春闈來說，今年這榜單公允太多，至於我嘛。再作考慮也好。”

侯季常在一旁點點頭，輕輕拍了拍史闡立的肩膀，知道他雖然是四人中最灑脫的人物。但是今日受的打擊依然不小，轉開話題微笑說道：“也不知道小範大人是如何做的，竟能保了如此多人，我看榜單裏比往年大不一樣，那些有真才實學的名字多了起來，愚鈍無能單靠家世之輩卻少了不少。”

“應是監察院此次查科場弊有的關係。”他們幾個人此時已經走拿了河堤一處清靜所在。坐了下來。說話的聲音依然壓得極低，怕給門師範閑惹什麼麻煩。

侯季常搖搖頭道：“雖然此次抓的官員不少，但是除了那幾個江南士子外，並沒有別的士子被曝光，由此可見，是在監察院動手之前，範閑大人已經做出了安排。”他搖頭苦笑歎息。心想那位年輕的範大人果然背景雄厚，竟能在國之大典裏做出這樣的手段。不過看來自己果然沒有看錯範閑，今次榜單要顯得公允許多。

數人又閑談了幾句京中局勢，這兩天落馬的官員著實不少，官場之上人人自危，倒是範閑看模樣自信得厲害。此時一直有些沉默的史闡立忽然開口輕聲說道：“我看，此次弊案被揭，隻怕也與範大人脫不開關係。”

其餘三人震驚之餘，喃喃說道：“若真是如此，範大人...要比咱們想的更了不起了。”

科場弊案一事當然與範閑扯脫不開幹係，隻是監察院下手極有分寸，雖然禮部尚書郭攸之倒了，但東宮並沒有受到太深的傷害，所以一時間太子那邊對於範閑也隻是懷疑罷了。而且此次榜單之中，東宮需要的幾個人，依然是中了三個，比起大皇子和樞密院那邊來說，已經是很不錯的結果。

範閑坐在書房裏，看著王啟年抄來的皇榜，微微皺眉。這兩日京裏太不平靜，總裁官郭攸之，一位座師，一位提調都已經被監察院請去喝茶了，而自己身為春闈居中郎，主理糊名這個關鍵步驟卻一點事也沒有，不免會讓有心人開始猜測。

不過他也有些欣喜，自己看好的那幾個學生，除了性情最討自己喜歡的史闡立之外，大部分都順利地進入了榜單，至於殿試後的結果如何，那純要看個人造化，自己確實無法幫上太多忙。

出了書房，迎面看見一個青色身影走了過來，範閑哎喲一聲，就準備躲回房裏，心裏直是喊苦，誰想到父親大人

今天居然會到自己的院子裏來。

司南伯範建如今已經是名正言順的戶部尚書，但那張嚴整的麵容卻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，冷冷地推開兒子未來得及關上的房門，抬步走了進去，厲聲喝道：“你昨天又出去了？”

範閑苦笑著行了一禮，應道：“父親，昨夜京都有雨，所以想出去逛逛。”

“你以為你去同福客棧能瞞過幾個人！”

範建坐了下來，在側房的林婉兒聽著聲音趕了過來，趕緊喊丫環給老爺端茶。範建溫和看著兒媳笑了笑，揮手示意她回房歇息，一轉臉就寒若冰霜說道：“科場之事，其中關聯何其繁複，你妄自做出那件事倒也罷了。我讓你留在府裏，便是要躲過這場風雨，你昨天又去同福客棧見那幾個學生，今日皇榜一出，眾人都能看的清楚，那幾個學生都在榜上，這讓世人如何看你？”

範閑笑著應道：“孩兒雖然年紀小，但假假也是個門師身份，去看看考生倒屬尋常，至於這榜嘛...誰都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何必在乎。”

“可是最近監察院正在查弊案，而這件事情的由頭，就是你遞過去的紙條。”範建冷冷道：“安之，如果你真是一心為國朝謀劃，那就不應該安插自己的人手入三甲，如果你隻是想借春闈培植自己的勢力，那就不應該反水將郭攸之拉了下來。”

司南伯看著麵前這今年輕的兒子，半晌之後歎了口氣：“不論什麼地方，都有自己的一套規矩。京都官場更是這樣，官中有清官有貪官、臣中有讒臣有諍臣，這是涇渭分明的兩條路，如果你想做諍臣，就不要走讒道。”

聽見父親稱自己的字，範閑知道老人家心裏確實有些氣，溫和應道：“孩兒不想做諍臣，也不想做讒臣，想做...權臣。”

此話一出，書房裏的空氣頓時寒冷得似乎要凝結一般，半晌之後，範建才輕聲幽幽說道：“權臣？怎樣的臣子才能稱得上是權臣？”他搖搖頭，臉上浮現出一絲有些詭異的笑容：“宰相有權，為父有權，陳萍萍有權，但難道你以為做這樣的臣子就能稱得上是權臣嗎？”

範閑平靜應道：“不能，因為權都在陛下手中。”

“那你要做怎樣的權臣？”

“手中有權，萬事無憂。”範閑誠懇應道：“孩兒想做一個連天子家都無法斷我生死的權臣，因為我擁有保護自己的能力，卻沒有保護旁人的能力，所以孩兒需要權力。”

範建看著自己的兒子，眼光裏透出一絲擔憂。範閑無奈一笑，之所以他會選擇這條異常艱險且無趣的道路走，自然是因為內心深處那抹極濃重的黑色。

...

許久之後，範建的眼中透出一絲寒光道：“以後不要這樣胡鬧了，陳萍萍能保得住你一時，不能保你一世，所以我警告你，和監察院方麵不要走得太近。”

範閑低頭受教：“孩兒知道，所以需要父親不時提點。”他知道父親向來很忌憚自己接手監察院的事情，隻是範閑自己卻不肯放棄。

範建緩緩閉上雙眼，說道：“今次之事，你處理得非常差。就算郭保坤殿上發話，讓你猜到郭家其實是長公主的人，但你也不該親自出手，如果事先你對我說了，憑我與宰相的力量，可以天衣無縫地借科場弊案，將他除掉，而不置於落到目前進退兩難的境地。”

範閑知道父親說的話是對的，自己冒險與監察院聯手處理郭尚書，隻會造成一種開放性的結尾，誰也不知道後麵會發生什麼，主動權在院裏。他想了想後說道：“其實，這一次孩兒隻是想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”

這或許隻是很多人不屑一顧的廉價的正義感，但範閑仍然保留了一點點，他目前隻是擔心陳萍萍的後手究竟是如何安排的。

似乎猜到兒子在想什麼，範建睜開雙眼，目光裏有一絲安慰，有一絲憂愁，“你可以放棄幻想了，陳萍萍一定會讓所有人知道，此次揭弊案，是範家長公子一手做出的好事業。”

範閑苦笑，知道父親說的是對的，陳萍萍才不怕什麼東宮太子，隻要能讓自己樹立名聲，隻要能讓自己距離掌握監察院更近一些，他什麼動作都敢做。

離開兒子的書房前，司南伯範建淡淡說道：“以後做事要成熟一些，像權臣這種幼稚的宣言，你自己擱在心裏無聊就好了，沒必要對我說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